

地质学小史

叶良辅 著

例　　言

一、本书乃将地质学发展之过程，作简单之叙述。

一、本书体裁，大致乃以时代为经，事实为纬。

一、本书因地质学在我国之研究，尚不足二十年，时间过于短促，故只在卷末略及之。

一、本书各参考书，均见卷末附录；惟本书之主要根据，则为基启 (A. Geikie)，武德华 (Horace Woodward) 及戚忒尔 (K. A. von Zittel) 三氏之著作。

第一章 初期之地史观念

地质学在今日已成为一种说明地球之成因、构造及其本身与生物在过去之变迁之科学。关于此等变迁之事实则有岩石、矿物及化石为之记载。而所谓地壳，即合此三者而成之固体也。

地质学在十八世纪之末，始成为科学。盖知识本系渐次获得，且有经过甚长时期，方可获之者。此不但在地质学如是，即在其他科学亦复如是也。

地面可以引起人类注意之事物，当然以自然现象为最易。火山、地震，天空因火山灰屑弥漫变为昏黑，温泉、洪水、山崩以及陆地之被海水冲毁，既早使人类受有深刻之印象，于是地心热力、地下潜水灾难循环以及开关毁灭时期等观念，乃随之产生。

拾取海滩或河床间之石卵为工具，选择砂砾间之黄金或宝石为珍饰，采取粘土以制陶器，搬集石块以营居处，执持木棍掘土以兴种植，此为远古原人之生活也，其行动已在与地质学有关矣。但地质学之成立，则为时极后，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，欧人尚有因偶然发现巨大化石骨骼，而遂深信神话中所称某种神兽为确然不诬者，如克拉根福（Klagenfurt）地方人民获一犀类头骨，遂视为龙之遗蜕，并范铜为像，以示尊敬，即其例也。

古昔学者纵彼此之观察相同，而其解说，则往往不能一致，因之学说纷纭，各不相下，且彼时代之推论，又未必为此时时代所容纳，而现象可以变动之程度愈大者，则臆说亦愈多。史料既甚稀少，即有论断，而是非亦难证明，故只有搁置以作悬案。此外又有好以妄想当作事实者，当其宣传时所作之假说，固极动听，终因正确事实，常与错误理论混合为一，故一时颇难分晓。后以经学者不断努力之结果，然后真理大明，此为地质学由玄学进而为科学之过程也。

一 希腊罗马时代之哲学家

在科学未昌以前，世人对于地质现象，往往好以神话说明之，如古希腊人对于坦泊河（Tempe）成因之说明，即其例也。坦泊河为有群山环抱之帖撒利（Thessaly）平原风景之所在。古希腊人谓此平原本为泽国，海神波赛敦（Poseidon）乃凿山开河，使积水得注于海。后人又有谓此河系有怪力之赫邱利（Hercules）所开成。至大历史家希罗多德（Herodotus）时代，思想家对于此等现象之说明，虽渐以自然替代超自然，但希氏仍未敢直斥旧说之非。不过仅谓“坦泊河峡为波赛敦所开，似属可信。凡主张地震及山裂由神明司之者，必谓此为波之功。以余观之，此山显因地震裂开也。”

地中海盆地人民之观察自然界，实居于优越之位置。各种自然作用之活动既甚完备，自可就之以证明此种活动，乃自邃古以来，始终不息，积年累月，遂使海陆变形。地震为灾，乃地中海诸国之所饱尝，而火山喷发，亦为其人民所习见，盖爱琴海与那不勒斯（Naples）为地中海区域之二火山中心故也。益以气候变迁复杂，举凡与气候有关之地质作用，遂因之而发达。自庇里尼斯（Pyrenees）以至高加索（Caucasus）一带之火山与其山巅之雪地、冰川、云雾、风雨等，均常为严寒、狂风、暴雨、山崩等之成因。隆河（Rhone）、波河（Po）、台

伯河 (Tiber)、多脑河 (Danube) 之作用，学者已早有论列。尼罗河 (Niles) 每年必泛滥一次，乃其两岸居民之所熟知。地中海沿岸有内含介壳，及他种海洋生物化石之新生地层颇多。见者每谓陆地曾为海水所浸。惟吾人若欲回顾古代学者对于地质现象之观感，只须自亚理斯多德 (Aristotle) 时代述起可矣。今将当时学者对于地质问题之见解，分述之如次：

(一) 地下作用 希腊向多地震，前人谓系大气向地球内部下降所致，亦有谓系地球内部之流质向外喷发所致——尤以雨后为然，亦有谓地震每发生于气候干燥之季，故大概系地球所含水分减少，山脉崩溃所致。亚理斯多德摈除旧见，谓地震乃因地球内部干湿混和作用而起。地球本身干燥，受有外来之雨水而生湿气。外受日光，内感隐热，因而风生，风易流动，与火合乃生焰，焰更易动，故地震之原因，非水非土，而实为风。春秋两季多风，故地震亦多。亚氏又谓地震往往继续不断，直至其风冲出地面始已，如在火山岛所见者是也。故地震与火山为两相关连之现象也。

亚理斯多德在解说岩石、金属及矿物之成因时，谓地球内外有两种蒸发作用：物质被燃烧而生干燥之蒸发者，遂成矿物与岩石等不能溶解于水之物质；其生水气之蒸发者，遂成可以熔化柔软之金属。提奥夫拉斯塔 (Theophrastus)，亚理斯多德之高足也，著有《石谱》(A Treatise on Stone) 一书，记述普通岩石及矿物之外状，来源，及应用，实为岩石学之嚆矢。

纪元初年，罗马学者斯特拉波 (Strabo) 著有《地理学》(Geography) 一书，于地形地理，及政治地理等，记载颇详，而于地震次数，地震所成之坑谷，及生命及城市之为地震所毁坏等，亦有述及。是时维苏威火山 (Mount Vesuvius) 乃在休静中，斯氏从未见其活动；但斯氏观察该山顶部之外形后，即断定该山为火山所成，并谓该山因地下燃料断绝，所以熄灭。斯氏又尝游览爱德纳 (Etna) 火山，谓熔岩为一种黑土，在口内为流质，喷出流下山坡，冷却凝固则成黑石。

斯氏见地中海内诸岛，颇为注意，并推定其成因有二：（一）由于地震而断裂者，距大陆不远诸岛属之；（二）由于火山喷发而成者，孤踞海中诸岛属之。

罗马哲学家辛尼加（Seneca）著有《自然问题》（*Natural Questions*）一书，记述天体、气象诸端并讨论地震、火山等问题颇详；但其见解，仍不脱前人之窠臼。辛尼加曾区别地震式之上下震动，与船行海中之左右摇动，并谓尚有第三种运动，如摆动是也。同时罗马又有一学者名普里奈（Pliny the Elder）著有《自然历史》（*Natural History*）一书，对于动、植、矿、地震、火山等，均有讨论。纪元前七十九年，维苏威火山喷发，赫鸠娄尼恩（Herculaneum）与潘沛依（Pompeii）二城，尘灰密布，天地昏黑，普里奈为作科学讨求之故，因与火山相接太近，以致殒命。

（二）地面作用 地面之变迁，以河流作用为最显著。希罗多德游历埃及时，见尼罗河乃大为注意，谓河流每年在埃及境所堆积之淤土甚为重要，并谓埃及为尼罗河之所赐。

柏拉图（Plato）谓河流乃因地下溢出大量之水而成。亚理斯多德对于此说，颇加讪笑，以为大气中水气，冷却可凝结为雨而下降，则地下水气，亦同样可以凝结为水以成河源。又谓山岳温度低下，而水气易于凝结，故遂接受多量之水，而仿佛如一大海绵焉。亚氏以亚洲及地中海盆地之大小水系为例证，谓最大河流乃为由无数沟壑所积之水，自最高之地下降而成。又谓地下似有潜湖，而河流即由此发源，地下有潜水道，则地面之水，乃倏然不见。

斯特拉波谓地中海及博斯福鲁（Bosphorus）因储水过多，乃溢为河。又谓如苏彝士土腰一旦断裂或下降，则地中海可与红海相联络。

（三）旧时地质变迁之明证 地中海盆地各处有含化石甚富之向上升起之新地层，位于低陆之下，及露于山坡之间，故其引起居民之注意，业已由来甚久，而希腊文学中亦常引及之，并因此推定有许多地方，曾为海底。古代学者讨论地面之变迁，以亚理斯多德，最富于哲理，其沧桑之说，极似近人口吻。亚氏略谓今日之海，古昔之陆也，今

日之陆，亦能重沦为海，交互变换，似按一定之时序，故地球之内部，正如植、动物身躯之有壮衰之分，特有机体之生死，乃为身躯之全体，而地球所受之影响，则仅以局部为限，此其相异之点耳。夫地面变迁所以不能为我人察觉者，则因我人生命过短，而地球每次所生之变迁，则为期极长故也。

罗马诗人奥维得 (Ovid) 在所著《变化》(*Metamorphoses*) 中，载有毕达哥拉斯 (Pythagoras) 关于自然系 (system of nature) 所作之见解。惟毕氏理论均系他人转述，恐不必尽为庐山真面目，况所引证之事实，有为距毕氏死后甚久所发生者，故我人只可视之为毕氏一派之思想而已。毕氏谓世界为合四元素而成之无始无终之物体，空气与火位于上，水与土位于下。此种物体只有形式改变，而无死亡。生也变之始，死也变之末。惟不问如何改变，而物体之总和如故。兹将毕氏所举地面变迁之实例，任引若干于次：

昔时陆地，今为海水淹没，新陆地乃由深海露出。海中介壳有见于内陆远处者，铁锚则见于某地之山顶。

昔时平原为逝水刻成谷地，而高山即因此破水冲洗入海。

河流因地震而有生灭。

岛屿一旦可与大陆连结，而整块陆地，亦能分离以成岛屿。

爱德纳火山今日虽如硫炉喷发，然在昔日必有静止之时，并非燃焚不息之丘。地球是否为能生活且有许多孔窍喷火焰之动物，或为挟有石块及火焰以爆发，迨洞窟空虚冷却始止之闭于地下的风；或为遇火燃烧，迨火势渐杀，则作黄硫烟之某种沥青块状物，皆可不问。惟其内部之火，终因燃料用尽，而有熄灭之一日。

二 中古时代之地质学

中古时代宗教势盛，道院风行，科学退步。惟阿拉伯人之继续研究

希腊、罗马哲学者尚有其人。在地质方面，则以翻译亚理斯多德哲学之亚微瑟那（Avicenna）为著名。亚氏谓山岳之成因，大概有二：（一）陆地上升，如地震区域所发生者是也；（二）软岩石因风雨之剥削以成深谷，而坚岩石乃存而为山岳，而多数之山岳，即系如此成功。惟此种变迁，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始可实现。今日山岳之形状，大概为缩小。水为使山岳表面有变迁之主要原因，此我人可以留于许多岩石间之水栖动物及他种动物为证明者。包被山岳表面之黄色土，与其下层岩石不同源，盖前者为腐烂有机残质与水冲来之土质混合而成也。此等物质，大概本系存于旧时淹没陆地之海中。

是时道院中人亦有注意于化石之起源者，但不敢径谓陆地曾被海水所淹没。盖《圣经》中言至创造之第三日，遂海陆相分，至第五日始有生物也。总之，在此时代，地质学因思想方面，极少自由，故鲜有进境。

三 十五六世纪之地质学

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，此时人类智识之发育，虽未必超越前代，但学问之研究，已较为活动。当时学者所记载之事实，固仍难免真伪不分，且亦有作可笑之假设者，惟其能附以整个而又明敏之解说者，尚不乏人。

意大利艺术家文西（Leonardo da Vinci, 1452—1519）认化石为生于当地水中之生物遗蜕，此即海陆变迁关系之明证。法拉斯加都罗（Frascatore, 1483—1553）亦持同样之见解，并驳斥介壳系《圣经》中所述之洪水时代所遗留之荒谬。

当时欧洲各处发见化石甚多，其形状与现在生物大异，故区别极易。博物学者或谓为此乃天生玩物由一种成石液所成，或谓为洪水时代生物之遗蜕。三百年来争论未决之悬案，至此始稍有眉目矣。

阿格里柯拉 (George Agricola, 1494—1555)，萨克逊人，本名包厄 (George Bauer) 为十六世纪最有名之科学家，怀纳 (Werner) 称之为“冶金学之父” (father of metallurgy)。阿氏对于结晶形，劈开，硬度，重量，颜色，光泽等所作之观察，可为后人描写矿物之模范。阿氏在其伟著《金属矿》 (*De re metallica*) 中，表明寻矿杖 (divining rod) 在寻矿石时之功用。

一五六五年瑞士人格斯讷 (Konrad Gesner, 1516—1565) 有关于化石之著作发表，此书为对于化石作有记述及附有插图之最初的著作。

一八五〇年法人巴里舍 (Bernard Palissy) 发表一文，主张介壳、鱼类等之化石，为旧时海中生物之遗蜕。

对于地层作有系统之观察者，当以奥文 (George Owen) 为嚆矢，奥氏于一五七〇年著有潘姆白落克邑 (Pembrokeshire) 之地史。但迟至一五九六年始发表。学者对于此文，颇为称许，以其能知岩石之聚集，并非杂乱无章，实为井然有序，且又分布甚广故也。奥文不仅在潘姆白落克邑南部探求石炭纪石灰岩及附近之含煤层，且东行远及葛拉茅根邑 (Glamorganshire) 一带。

四 十七世纪之地质学

斯退诺 (Nicolaus Steno, 1638—1686) 生于哥本哈根 (Copenhagen)，曾在来丁 (Leyden) 及巴黎习医，后任帕雕亚 (Padua) 大学之解剖学教授，嗣因研究化石鱼齿，乃攻地质学。一六六九年斯氏在佛罗棱萨 (Florence) 将其研究结果刊行，大意谓岩层自下而上，自有时代新旧意义；化石可证明旧时海水之分布；地层倾斜，系由于地下有物质向外喷发所致。关于年代之事实有六：(一) 陆地完全沉没于海，因此乃有地层之堆积，但不含化石；(二) 陆地升出海面成为干平原；(三) 地面

断裂为山岳，巉崖，丘陵等；（四）陆地又沉没于海，此大概系地球重力中心变动所致；（五）陆地又露出水面而成广大之平原，此显因大河及无数激流每日将自陆上所挟之泥沙垫入海中，使海岸日益加广，以成新陆而成；（六）高起之平原因有流水侵蚀，及地下火力作用，乃变为沟谷及悬岩。

立斯德（Martin Lister, 1638—1712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，一六八四年在会中建议编制一种新地图，附以砂及黏土表，如英国北部所产者是也。立氏以为各种地层之分布，可以在地图上表明之。立氏虽为自然科学家，但以介壳学家著称。

胡克（Robert Hooke, 1635—1703）为英国皇家学会实验部管理员，著有《地震论》（*Discourses of Earthquakes*）一文，于一六八八年提出，以后仍有此类文字发表。胡氏《地震论》包括有地震，火山，陆地升降，及其他地质事实。胡氏谓化石确为有机体所成，在古物中，较泉币尤为名符其实。胡氏以为我人利用化石以审定年代。虽颇困难，然绝非不可能之事。胡氏以雪杯（Sheppey）地方所得大龟一类之两栖类化石为根据，以断定当时气候之炎热，又谓地轴回转之变动，乃为气候变化之原因。

白洛德（Robert Plot, 1640—1690）为牛津爱许摩林博物院（Ashmolean Museum）第一任院长，所撰《牛津邑之自然史》（*The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*）于一六七七年发表，书中有化石图三百。雷特（Edward Lhuyd）为白氏之后任，对于化石亦极有研究，一六九九年以拉丁写成一文，对于院中所藏之千种化石，记述颇为详尽。

英人吴特瓦特（John Woodward, 1665—1776）为格拉襄（Gresham）大学教授，一六九五年有《地球自然历史论》（*Essay 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*）发表，至一七〇二年再版。我人试读次之摘要，可见吴氏研究之有系统。

“凡遇大洞穴，凿井、掘土、采矿诸事，余必将其由地面以迄井底之情形，详细询问，并将其土壤、岩石、金属等一一记之，并编成问

题，寄与远近诸邦之友人。结果他处同样事物之一切情形，有与吾人在本邦所见者相似。岩石之在各国，均可分为层次。地层间有平行裂缝，及岩石内有无数介壳，及其他海中生物，此不独在欧洲为然，即在非洲亦然，在亚美等洲亦莫不然。”吾人能有地面构造各处一律之知识，实以此种观察为其基础。吴氏谓海中生物遗蜕，乃原存于海中者也，今则地中及地面上（即山岳、谷地、及平原间），均无不有之。然吴氏仍囿于《圣经》中所述洪水之旧见，故以为地球曾为洪水所分解。一七二七年吴氏设吴特瓦特化石研究讲座于剑桥大学，其规定为任该讲座者须未成婚，庶可悉心研究。第一次任此讲座者为塞治尉克（Adam Sedgwick），时为一七三一年也。

德国大数学家来布尼兹（Leibnitz，1646—1716）谓岩石可分水成与火成两种，前者为洪水作用所成，后者由溶液凝固而成。又谓地壳冷后，水气凝为海洋，及地壳分裂，水乃渗入地下空隙，起有破裂作用，终则使各种岩层为沉淀物。

五 十八世纪之地质学

十八世纪初，施特楷（John Strachey）对于英国索美塞得（Somerset）地方之含煤层，颇为注意，其所作之观察，由英国皇家学会于一七一九年及一七二五年发表。斯氏见红土平叠于倾斜之煤层之上，而红土之上，又有泥灰岩、石灰岩（属 Lias）、鲕石（öölites）及白垩成层。

雷茫（Johann Gottlob Lehmann，—1767），德人，曾在柏林授矿物学及采矿学。一七五六年雷氏见有不含化石而最可称原始之地层，及含有化石之次生地层之分布。雷氏又记述萨克逊地方之岩石，而定有某某名称，今皆二叠系中之著名区分也。

阿提尼奴（Arduino，1713—1795），意大利人，曾在威尼斯

(Venice) 任矿物学教授等职，一七五九年区别一种新第三纪地层，并认定一种绿色细质之岩石为火山岩所成。

十八世纪中叶，法人罗爱尔 (Rouelle, 1703—1770) 见巴黎盆地化石之分布颇为规则，乃分别地层有新旧二种，而位于二者间者，乃为煤层。

英国地形学家与古物学家对于化石之研究，素来颇有兴趣，如李兰 (Leland) 在一八三五年时，即注意于开山 (Keyshan) 之菊花石是。

一七二一年意大利人华里斯耐里 (Antonio Vallisnieri) 在佛罗纳 (Verona) 附近之玻尔卡山 (Monte Bolca) 地方，采得鱼化石甚多，并作有记述。后来阿伽西 (Agassiz) 所研究一百三十种之鱼化石，亦得之于该处。

一七三五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娜 (Carl Linnæus, 1707—1778) 之名著《自然系统》(*Systema Naturae*) 发表。此书不独将植物动物区别详细，且又按结晶之形状而将矿物归类。惟林氏之主要工作，则为将各种生物作有系统的分类法，而以属名种名称述之，即所谓双名制 (binomial system) 是也。近代古生物学之学名，乃依据此书第十版所用之双名制而成。

倍封 (Buffon, 1707—1788) 为法国科学界之先进，初专攻物理学与数学，后则渐将其研究扩及自然界全体。倍氏不但对于地质学之成立有贡献，又为使法国能位于科学先进国之列之中心人物。著有《自然历史》(*Natural History*) 一书，其绪论为阐扬大地之理论，此书在一七四四年即告竣，但迟至一七四九年始发表。大意谓地球之历史与太阳系有密切之关系；行星原为太阳体之一部分，因为彗星所冲动，乃以分离。倍氏因见岩石间化石介壳之众多，乃深信陆地为海水所淹没甚久。倍氏对于海底如何升为陆地，则犹无定见。三十年后，有《自然期》(*Époques de la Nature*) 发表，书中分地球之历史为六期，并设法计算地球之年龄，结果虽不足信，但其努力，则殊可钦仰也。

郭塔特 (Jean E'tienne Guettard, 1715—1786) 少时喜研究自然科学，尤以对于植物学兴趣最浓，后在巴黎研究医学，后又随奥尔良侯 (Duke of Orleans) 旅行各处，并为奥侯管理所采集之自然科学标本。一七三四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会员。郭氏在外旅行时，因见植物之分布，常与某种矿物及岩石之分布同，乃于地质学渐知注意。经长时之观察，乃知岩石及矿物之分布，有一定方向与宽窄，故地面无露头时，可按其方向与宽窄，以断定其去向与有无，一七四六年著有《矿物图志》 (*Mémoire et Carte Mineralogique*)。按矿物分布以绘图，英人立斯德早经有此种建议；但郭氏则未之知也。郭氏因研究法国北部与中部之地质，乃发现此等地方之岩石矿物系成若干带，而均以巴黎为其中心。郭氏名居中之椭圆区域，为沙砾带；围绕其外者则为泥灰石带，偶有化石发现，围绕泥灰石带之外者为片岩带，凡采取地沥青、硫磺、大理石、花岗岩等之矿坑均在焉。郭氏复据他人报告，将法国北部矿物之分布补记图内。凡有矿物之地，用化学或其他符号记入之，再以墨色深浅，表明巴黎盆地之界限与位置。

法国岩矿图完成后，郭氏因上列三带，被英国海峡与渡佛海峡 (Strait of Dover) 截断，乃推断同样地层必出露于英国海岸，于是遂参考英人曲得来 (Childrey) 《英国天产珍奇》 (*Britannia Baconica*) 及彼特 (Gerard Boate) 《爱尔兰自然历史》 (*Ireland's Naturall Historie*) 诸书，果证明其假定之大致无误。

郭氏矿物图志中有图二幅，缩尺较小，凡欧洲西部之岩石及矿物，均莫不载入，复经长时期之努力，以完成法国矿物调查图十六幅；后摩耐 (Mounet) 继之，卒将矿物图十六幅附以说明一大册，而于一七八〇年发表，书名《郭塔特摩耐奉勅撰法兰西矿物图志》 (*Atlas et Description Mineralogiques de la France, entrepris par order du Roi par M. M. Guettard et Mounet*)。郭氏矿物图上，作有特别符号记载化石；化石之散处者，与成整块之岩石者，其记载亦有分别。一七六五年著有《化石贝类之遭遇与今日海中生存贝类之经历相比较》 (*On the accidents*

that have been fallen on fossil shells compared with those which are found to happen to shells now living in the sea) 对于化石之成因，犹不惮据理深论；盖当时尚有人深信化石为地球构造中原有之产物故也。

地形变迁之研究，今称地文学，郭氏于此，亦贡献颇多。著有《现代山岳受大雨河流海水之影响而低减》（*On the degradation of mountains effected in our times by heavy rains, river and the sea*）一文，郭氏以为流水有冲刷陆地之作用，而海水之摧毁陆地，势力尤为猛烈。法国西北部之白垩岩，即大部分已为海水冲去之旧时山脉遗迹，又谓陆地因受波浪雨水山洪等之侵蚀而以消磨，但其除去之物质，并未毁灭，非在陆地即在沿海为沉淀。又谓各河流盆地之碎岩，有彼此绝不相同者，故碎岩有转运至与其故地之岩石绝不相同之区域者。又谓流水将可溶物质运至离去陆地甚远之地而入于海，仍能存留甚久，而使海水之盐度增加。郭氏根据当时测量海深之结果，谓海底之所被覆，以砂土为最多，至于此种沙土之来源，则大概非为河流所运之碎岩，而为海水消磨海中之岩石所成，但郭氏又以为海水运动之势力虽浩大，其能力只能及于露出海面之岩石；最大风暴之影响，只及海面入水不甚深之部分。至于海底沙土中所存之贝壳则为近代之遗物，盖远古时所存者早已绝迹矣。

郭氏又为鉴定法国中部火山之第一人。一七五二年郭氏著有《法国一部分山脉曾为火山》（*Memoir on certain mountains in France which have once been volcanoes*）一文，十八年后又著有《古今之玄武岩》（*On the basalt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*）一文，关于玄武岩之成因，学者多以为系火山喷发而成，但郭氏则以为玄武岩之柱状构造，有为现代火山中未曾见者，故谓为系一种水成岩，此则未免错误耳。

法国中部古火山，为郭氏发现后，而玄武岩成因之论战，即随之而更盛，但后来解决此辩论之证据，亦在该处得之。此我人观于以下所述，即可见之者。

特马来斯（Nicholars Desmarest, 1725—1815）为法国素莱（Soulaines）人，少时家贫，年已十五岁，尚未入校读书，父故后，监

护人因教区牧师之怂恿，乃令其入校，但不久款即无出，教师见其进步极速，乃使其为免费生，毕业后又将其送往巴黎求深造。特氏作苦学生十年，其唯一之消遣及安慰，乃为研究学问。一七五二年特氏获亚眠（Amiens）学会关于英法在古时是否相连一题之奖金，此后遂声誉日隆，至一七五七年法政府乃任特氏为工业总管，至一七六三年特氏游法国中部之奥汾涅（Auvergne）并往来于伏尔维克（Volvic）与多耳山（Mount Dore）间，时去郭氏火山论文之发表仅十一年也。特氏对于玄武岩之柱状构造，颇注意，故亲往爱尔兰北部之巨人栈道（Giants Causway）参观，藉资研究，而此项岩石即为该地之风景之所在也。

阿格里柯拉曾言及德国各处有此种暗色柱状岩石，而萨克逊之玄武岩则隆起成丘。后学者发现此项岩石在德国分布甚广，除萨克逊外，西来西亚（Silesia）、加塞尔（Gassel）及莱因河（Rhine）流域等处，亦皆有之，但多零散覆于山巅，而无火山喷发之证明也。加之德国之玄武岩，又较奥汾涅火山岩为古，其流锥形喷口火山灰等，均早已消灭无存。即爱尔兰巨人栈道之玄武岩，虽将其特质的构造，作大规模的表现，但其成因为何，则无人研究及此。苏格兰西岛（Western Islands）之玄武岩，较爱尔兰沿海者尤为雄伟，但当时学者尚未知之，及至一七六年始有人向皇家学会报告该地之有此物。当时世人对于玄武岩之成因，多以臆说出之，故遂有许多不科学的说明。或谓玄武岩之柱体为旧时有节之竹变成。或谓其状如结晶体之柱面，故矿物学家即视之为一种黑色电气石。郭塔特则示我人以玄武岩与熔岩之不同。

一七六三年特马来斯游历奥汾涅，由克莱孟（Clermont）至壁衣特杜姆（Puy de Dome）攀登柏吕台尔（Prudelle）高原，见有柱状玄武岩，由上层所覆熔岩层沿边而下，而熔岩壁前，则有同样之柱体矗立，始知此等柱体，乃植于火山灰及燃烧土之上，其下则为成该区基础岩石之古花岗岩。特氏谓不佞自壁衣特杜姆归来时，循黑色岩石薄层而行，乃察见此种岩石具有熔岩之特质，不但性质薄弱，且其下之火山